

疼痛的历史

Histoire de la Douleur

[法] 罗塞林·雷伊 著

疼痛被发现和承认的历史，
就是现代医学知识体系的边界和内容不断厘清的历史，
科学与玄学分野的历史，个体的自由意志得到彰显的历史



中信出版社
CITIC PUBLISHING HOUSE

疼痛的历史

【法】罗塞林·雷伊 著 孙畅 译

疼痛被发现和承认的历史，
就是现代医学知识体系的边界和内容不断厘清的历史，
科学与玄学分野的历史，个体的自由意志得到彰显的历史

中信出版社
CITIC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疼痛的历史 / [法] 雷伊著; 孙畅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5 .12

书名原文: Histoire de la douleur

ISBN 7-5086-0459-8

I .疼… II. ①雷… ②孙… III.疼痛-研究 IV.R4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5) 第096548号

Histoire de la douleur by Roselyne Rey

Copyright © 1993, 2000, Éditions La Découverte, Paris, France.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Only) Copyright © 2005 by

CITIC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Éditions La Découverte through Ms Chen Feng.

ALL RIGHTS RESERVED

疼痛的历史

TENG TONG DE LISHI

著 者: [法] 罗塞林·雷伊

译 者: 孙 畅

责任编辑: 李 波 何 鹏

出 版 者: 中信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东外大街亮马河南路14号塔园外交办公大楼 邮编 100600)

经 销 者: 中信联合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承 印 者: 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

开 本: 880mm × 1230mm 1/24 **印 张:** 13.75 **字 数:** 249千字

版 次: 2005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05年12月第1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02-6779

书 号: ISBN 7-5086-0459-8/K.48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服务热线: 010-85322521

<http://www.publish.citic.com>

010-85322522

E-mail:sales@citicpub.com

author@citicpub.com

致 谢

本书是身为历史学者的笔者与丹尼尔·勒巴及让-克洛德·威勒的合力之作，我们对有关疼痛的问题做了共同研究和探讨，了解了人类疼痛的历史。这几年来，我与丹尼尔·勒巴、让-克洛德·威勒以及法国疼痛学会同仁做了多次交谈，这些谈话让我受益匪浅。我在此也要向阿比·费沙博士致以衷心的感谢，与他的数次交谈对我很有启发意义。最后，我还要向大学校际医学图书馆B·莫里托和R·里维这二位馆长表示谢意，他们给了我无私的帮助，为我在图书馆里的工作提供了便利条件。

目 录

引言/1

第一章 古代 / 9

第二章 中世纪与疼痛：探究的世界 / 41

第三章 文艺复兴时期的疼痛 / 47

第四章 古典时代的疼痛 / 67

第五章 启蒙时代对疼痛的认识 / 81

第六章 19世纪大发现 / 117

第七章 交流策略 / 251

第八章 结论 / 311

第九章 现代观点——现在的疼痛 / 317

引 言

“我在塞萨里四处漫游……”，阿拉贡小说里的奥理安经常念起拉辛的这首诗，而这首诗又让我想起了另外一句话：“每个人从诞生那一刻起就开始寻求欢乐，拒绝疼痛，并且尽一切可能避免承受痛苦；人人都尽量使自己的身体处在自然、完整的状态之下，免除疼痛的烦扰。”如果本能能让人和动物极力抵制疼痛，那么在史学家看来，当前最迫切的问题就是要了解和探究人类与疼痛做斗争的漫长过程。然而，尽管疼痛是一种直接感受，人们对它也会有恐惧反应，但疼痛有其复杂性，这对疼痛的历史性分析带来了不少困难。要想完整地描述出疼痛的历史发展过程，不仅仅需要了解疼痛本身这一未开发的历史“领域”，也需要研究人体历史、人类饮食历史、人类服饰历史，我们所进行的每一项研究都是一个全新的宝贵课题，会重新改变我们的分析思路；要想完整地描述出疼痛的历史发展过程，不仅仅需要研究各种文化或风俗的发展历史，还需要探讨边缘学科知识，也就是生物学与文化或社会习俗的交汇部分。

疼痛其实是社会因素和文化因素的结合体：疼痛在不同的时代或不同的

文化中有着不同的意义；即使在西方文化中，忍受疼痛的能力也会因社会背景的不同而有所差异。这些例子包括：中世纪忏悔者的苦修过程，拿破仑的士兵在俄国战争中被截肢后骑上战马重返战场，18世纪法国圣梅达地区的“痉挛者”用各种酷刑来折磨自己（燃烧着的木炭、烧得通红的烙铁、狂殴和暴打），大批的殉道者，对神秘生命的描述——“要么受苦，要么死亡”，阿维拉的圣特里莎这样认为。所有这些例子都表明，人类和疼痛的关系受到人类信仰的影响，也受到不同的文化背景或宗教背景的影响。在印度的某些地方，人们为了祈祷丰收而举办特殊的神秘仪式，庆祝活动的参与者将自己吊在“吊钩”上，这样的例子并不罕见。在不同的社会，疼痛的含义各异，个人的疼痛感受也不同。疼痛的不同意义——苦难、难受过后是更加痛苦的折磨或死亡——毫无疑问对人们的看法产生了影响，因此也改变了人们忍受疼痛的能力；有人认为，意志力和英雄主义思想在个人的生理抵抗能力上起了很大作用，难道人的精神力量会影响人们的疼痛忍受能力吗？

对疼痛做深入分析是探究人类精神和肉体关系的一种方法，也是研究强调不同思维方式的二元论方法。很明显，肉体的疼痛（Pain）和精神的痛苦（suffering）存在着很大差异。如果我们承认二者之间的差异，那么本书所做的历史性考察显然就应该局限在生理疼痛的范畴内。但如果我们从语言学的角度来分析“疼痛”和“痛苦”这两个词，就会有新的发现：“痛苦”一词似乎只指遭受痛苦的主体，而“疼痛”一词则只指受苦的客观感受。当医生问病人的时候，他会问：“哪里痛？”或“你不舒服吗？”甚至是“有什么问题？”医生不会直接问病人是何种疼痛；然而，医生会在病人的病历中写道“腹部疼痛”或“后腰疼痛”。“疼痛”和“痛苦”两个名词来自动词，这些动词本身就能表明它们有不同的意思：例如，“受苦”一词来源于拉丁文 *sufferre*，意思是忍受或忍耐，是表明人或主体必须要承担的动作；古法语动词 *se douloir*（感到肉体疼痛）表明主体是无生命的，因为它的拉丁文词根

doleo可以使用无人称形式，在通常情况下，疼痛部位就是主语：我头痛。尽管我们现在使用语言时很少关注它们的拉丁词根，但这些词根能帮助我们分析在这种背景下的疼痛程度，而痛苦程度却无法加以分析。因此，在我们后文所述的“客观化”标准中，我们只对疼痛做了历史性分析，而没有对痛苦做历史性分析。

然而，当疼痛变得强烈、持久时，疼痛就会波及整个人体。此时，疼痛不仅仅局限于疼痛部位，整个人也会受到影响：他的情绪变得很悲观，神志也不清；正如蒙田所写的：“各种痛苦在折磨着我们的精神，比起其他人，我忍受痛苦的能力要强一些……但实质上，我遭受过各种肉体痛苦。”本书谈到了各种疼痛，其中包括坐骨神经痛、偏头痛、痛风、战争之伤、分娩时的疼痛、被石头击打后的疼痛——这一切都是肉体疼痛。此外，还谈到了折磨全身的疼痛。因此，本书的目的就是追踪医师、生理学家和神经科医师长期以来如何了解疼痛的机制、寻找正确治疗方案的方法。本书还对医师和病人的个人观点做了分析。

不过，因为这些过去的疼痛者（他们的看法有待于我们去了解）很少给我们留下记录，因此我们似乎有必要去阅读各种文学著作，这些著作会对过去有关疼痛的争论和反应做具体阐述。然而，一个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不能作为参考文献资料，因为它不是“现实”的直接反应或真实描述，即使有人声称自己是“现实主义者”或“自然主义者”。文学艺术作品只是一种“解释”，它往往会偏离当时的现实标准和社会条件。但艺术作品的价值会大大超越客观事实的反映，而这些事实的象征符号正是人们想要破解的。

此外，疼痛也反映了社会行为的固有模式。疼痛总是拥有一套自己的特别语言，无论是叫喊、哭泣或极度紧张，它都算是一种语言。正因为如此，疼痛往往要根据当时社会可接受的标准下定义；这些标准或行为规范建立在当时社会的文化基础之上。让我们想像一下两种情景，一种情景是一群女人

在那里披头散发、撕心裂肺地齐声嚎啕大哭，另一种情景是个人独自忍受疼痛，这两种情景中哪种疼痛程度更厉害？无论疼痛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它都具有地方特性，本书推测疼痛的表达方式——无论是内敛的忍受，还是狂放的哀号，和疼痛产生的方式有直接关系。人们表达自己的疼痛感受的方式对个人感受的真实性有着直接影响。

医师和病人可以研究各种各样的“疼痛习语”。最近，有人通过进行全球问卷调查这种方式对疼痛做了定性分析和情绪分析。这些调查都是在诊所里进行的，目的是保证将调查的重点放在医患双方的交流上。正如世界上没有任何两片叶子是相同的一样，任何单一的个体也不会同时感受两种一样的疼痛，即使在不同的时刻，也不存在相同的疼痛。当人体产生疼痛时，早期类似的疼痛经验让我们感觉到了疼痛，也会让我们去忍受疼痛。疼痛体验也因此被主体思想所歪曲了。

尽管疼痛有其个人特征、社会特征和文化特征，但疼痛不像恐惧感或痛苦感那样带有历史意义。疼痛是建立在解剖学和生理学基础之上的。通过皮肤——人体和外界接触的部分，正比如夏^①所说的，“我们灵魂的感觉范围”，每个人都会对感知的外界物体产生许多印象，如物体的空间方位、物体的形状、物体的重量；当这些物体撞击人体、烧灼或冻伤人体、刺穿或摩擦肉体时，它们就会对人造成伤害。此时，人体就会产生警觉意识。有些哲学家认为，人体器官的声音有时表示疼痛，有时表示欢乐，这能说明人的个体差异性。但是，感觉是怎样变成知觉的？人类的意识是怎样产生的？人们在体验疼痛时，从外围神经到神经中枢，从人体内部到表皮需要什么样的必要传递条件？

感觉生理学有各种科学理论，通过研究这些科学理论历史，我们可以将疼痛进行分类。在回顾这些历史时，历史把我们带回到了遥远的过去。在此，

① 比夏（1771～1822）：法国生物学家，首次提出“组织”一说。——编者注

一项重大发现浮出水面：有关疼痛以及疼痛作为研究主题的生理学研究也需要经过一番风雨。疼痛作为科学研究很长时间都未得到人们认可，其原因有多种：疼痛被人们看做不可避免的疾病衍生症状。人们认识到了疼痛的存在，但忽视了它的重要性，没有研究它的内在本质特性。这种情况相当普遍，因为医学的最终目的就是根除疾病；对病人的要求有主次之分：如果根本目标就是恢复身体健康，那么就必须不惜一切进行治疗，而从不考虑病人遭受的疼痛。这种将精力全部用在疾病上而不是病人上的观点随着医学的发达而越来越普遍，其中还忽视了疾病的事后效果。这种情况使人们难以对医学产生乐观的态度，忽视疼痛的后果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人们要为此付出代价。

这种情况也让我们了解了医师和病人之间的关系——病人好像是不存在的主体，没有任何自由意志，他的意见和愿望得不到承认。其次，疼痛仍然没有明确的位置：疼痛是一种情绪还是一种感觉，这始终没有明确说法，疼痛无奈地在二者之间徘徊。通过把疼痛作为一种情绪来分析，人们就会偏离生理学领域，通常把它归为心理学或哲学领域。反过来，如果把疼痛作为一种特殊感觉来看待，和人体的另五大感觉处在同一位置，生理学就需要解决许多问题：疼痛受体问题、传导途径问题、神经中枢问题。疼痛生理学是如何建立起来的？为什么没有成为感觉理论的衍生学科，也没有成为神经学的分支？在分析疼痛的各种过程时，依然有很多问题需要研究，如疼痛的持续时间、发作次数、过去感受的影响以及各种敏感因素、条件反射、具体反应。

我们所作的这项研究力图去了解构成疼痛这一复杂主体的各种因素。从历史的角度来讲，有关疼痛的知识是从实验生理学和临床医学那里收集得来的。研究疼痛过程中需要注意下面这些问题：调查方法、严密的科学推论、基本原理、健康和疾病的全局观点、有关“疼痛效用”的现有双关性，这些都是研究过程中的绊脚石。本书力图了解疼痛的心理特性或心理—生理特性，

这也是我们撰写此书的主要动力，这种热情使我们进行了大量研究工作，也产生了许多理论。这些理论被实验所证实，而评判理论有效与否的基础正是医疗结果。

将研究局限在疼痛的生理历史范围内是一种很好的方法吗？我们觉得不可能，因为病理学和治疗学一直对疼痛的正常机理解释做了肯定或否决的判断。从生理学和病理学的观点来说，疼痛的本质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释清楚：疼痛是正常的还是病态的？根据这个标准，我们是否应该认定，有一种疼痛属于健康的疼痛，它就像哨兵一样，对临近的危险发出警告，而另一种疼痛就属于那种拖垮我们身体、烦扰我们的那种疼痛？小孩的手被火烧了一下，他会立刻把手移开，但是如果烧得厉害，有感染现象，甚至严重烧伤，他的手就会痛上几个小时。在这种情况下，仅仅把疼痛解释为不良接触感觉就够了吗？疼痛是可以消除的，这取决于它的强度、持续时间和位置，一种疼痛也可以转换成另外一种疼痛。此外，疼痛在有关健康和疾病的经典二分论中处在什么位置？更准确地说，如果大家都认为没有疼痛就没有疾病，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疼痛就代表着疾病？很明显，为了回答以上这些问题，我们必须要对健康和疾病的标准定义做重大修改。最终，生理学和病理学为什么会“交织”的原因是：缓解疼痛的治疗手段为我们了解疼痛的人体知识铺平了道路，而有关疼痛的医学观点则要远远早于疼痛生理学研究。很可能医学自从它诞生那一刻起就开始关注缓解疼痛的方法，人们一直在研究疼痛的有效疗法，尽力去解释疼痛现象，查明疼痛部位或预测病情的可能结果。如果没有这些，现代医学就不存在。从症状和医疗角度看，疼痛在医学史上有正当位置，我们在此想查明过去破解病理条件的方法，以及我们至今还沿用的治疗方法。

我们回顾历史时就会明显地发现，历史有时是不连续的、迂回发展的，它不是一种直线型的、逐渐发展的过程。如果我们以一种谦虚的眼光来看早

期的治疗方法，就会发现古希腊罗马时代有大量缓解疼痛的治疗方法。我们应该佩服古代人研究的准确性，我们应该分析早期医师们的临床手段，最后我们必须问问自己，我们现在所接受的观点是否该加以总结——忍受疼痛或使用各种方法去缓解疼痛等这些现象很早就存在了。现代医学能缓解各种疼痛，我们应该对这些结果进行详细统计吗？当然不。如此引人注目的进步，如此光明的前景，人类如此充分地认识到理性的力量和需要突破的界线，这在人类奋斗的任何领域中都是罕有的。

我们没有必要去强调历史进程不够详细，也没必要强调已有的进展会给未来的发展提供基础。疼痛的发展历史很漫长，我们所做的事情要有选择性和限制性：首先，应该展示人类对治疗疼痛的疗法和知识做出的重大科学贡献；第二，要分析形成疼痛理论的科学和原理条件——这些理论大多集中在法国；最后，我们仍然要关注法国，写一本《疼痛的文化》是一件冒险的事情，我们需要思考教会与疼痛的关系，还需要评论文学作品中的疼痛观点，这样就对我们的初始调查提供了有价值的比较。如果有合适的比喻来描述这段包含不同层次、不同重要性的历史，波德莱尔的“酒神杖”这首诗最合适不过，这根“完美的手杖”由枝叶缠绕：直线和蔓藤花纹纵横交错，其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构成疼痛的历史主题。

第一章

古代

虽然每个人都体验过疼痛，然而在不同社会或时代，疼痛有着不同的含义。尽管当前的观点认为，所有的疼痛都是普遍相同的，但事实上，在每一种文化中，疼痛的表现形式都不一样，甚至对疼痛的感觉也不相同。比如说，我们知道人们承受的疼痛极限因人而异，而且也会因文化不同而有所差异。根据解剖学和生理学的数据，疼痛似乎还存在着文化和社会基础。正因为如此，当历史学家研究古希腊的一些实例时——我们也将这样做，他们的观点往往会出现很大分歧，甚至需要援引并不熟悉的希波克拉底的论述来分析表达痛苦的方式，证明痛苦的表达方式并不是自然或者自发的。过去是有价值的，这并不在于它可以满足人们的好奇心，它的价值在于，通过这些实例，可以理解我们现在对痛苦的表现。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将对痛苦的预想和基本理解以文字形式记载下来。

为什么选择古希腊呢？这主要是因为《伊利亚特》(*Iliad*)和《奥德赛》(*Odyssey*)之类的作品是现代西方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一直绵延至今。这些作品中有许多关于疼痛的描写。在这种特殊的文化中，我们可以从历史的角度审视荷马作品所描写的世界(《伊利亚特》完成于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中期)，并据此比较这一时代中不同类型的作品。例如，我们可以对索福克勒斯著作中的两种体裁——史诗和悲剧进行比较，也可以对《希波克拉底全集》(*Hippocratic Collection*)中的长篇论述和医学专著进行比较——

《希波克拉底全集》是几乎与索福克勒斯悲剧同时代的作品。更重要的是，直到19世纪中叶，《希波克拉底全集》一直与医学知识保持着紧密、鲜活的联系。在希波克拉底的著作中，很多文章都包含有价值的科学学说，表现出独特的精神和方式，同时也记录了一些临床观察，因此哲学家和医药历史学家都研究这些文章，而且许多医学院将其当做教材。我们从医学的角度看这些作品的做法并不是想从希波克拉底的著作中重新发现某一疾病或者某些症状，然后再做回顾诊断。这样做是很危险的，我们很可能将这些疾病或者症状用现代的名称来表达。如果我们问自己，希腊的一些作品是怎样描述疼痛的，我们必须先理解一种文化是以什么方式描述疼痛经历的，了解这种方式隐藏了什么、明白无误地表达了什么。

在对某一作品的词汇结构和功能进行分析时，通过对不同文字和句式类型的研究，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找出隐藏的病理真相。但是，为了克服这种研究的局限性，也要记住其他一些获取真相的方法，比如肖像学或者间接的古病理学，它们是不可替代的。

荷马作品中的疼痛表述

史诗通常描述某一种痛苦经历，也就是战斗中所受的伤痛或打击。然而对于一些慢性疼痛，比如某种长期疾病伴随的疼痛，史诗中却很少描述。因为我们的研究重点是肉体疼痛，而不是特洛伊战争胜利后，英雄们返乡时所遭受的折磨和痛苦，因此，我们参阅了《奥德赛》之前的《伊利亚特》。与疼痛有关的词汇可以分为六组。人们也许能够分辨出描写哀悼和悼念仪式的词penthos，也能分辨描写悲痛和人们在生活中对此给予特别照顾的词kēdos。后者原本表示担忧和焦虑，与algos是近义词。最后还有一组在achos基础上衍生出来的词，表示突如其来的强烈情感和令人茫然失措的绝望。在这三个例子中，通过回顾当时的社会环境以及情感类型，我们可以体会这些词的内

涵。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在这些词汇中，肉体疼痛和精神痛苦的区分是不太明显的。围绕着疼痛，人们又创造了三个词汇——*odunè*, *pèma*, *algos*。正如利德尔-斯科特（1966年）举例强调的，这三个词在肉体和精神上很难区分。*odunè*这个词似乎是描述某种通常可以确定位置的强烈刺痛。有人在欠考虑的情况下，仅凭语源学，硬把它用来描述分娩时的疼痛。与这个词相关的形容词是*oxus*和*pikros*，分别指尖锐的刺伤或割伤和咬伤。从倒推而不是修辞的角度看，它们常常表示导致受伤或刺痛的器械，例如标枪或者弓箭。毫无疑问，由于同样的原因，正如《伊利亚特》第五卷对阿弗洛狄忒受伤时的描述，这些疼痛的特点是迅速，众神受伤的特征也是如此。关于这一点，《伊利亚特》第十一卷中也有描述。更有提示意义的是描述受伤经历的动词：肌肉不断地被刺穿，这里通过前缀词*dia*来表示穿透和不断穿透。此时，伤者已经精疲力竭，即劳累（*teiro*），这是通过强调形成汗水来表现的。而在其他的段落中，也有通过重力和压力来描写疼痛：比如“如释重负”。在《伊利亚特》中，有很多方式描写减轻疼痛，比如：在取出了箭头或尖锐物后，疗伤之神皮欧——又称阿波罗，知道如何使用“减少疼痛的药物”，尽管我们无从得知这些药物是什么。

与*odunè*相反，*algos*及其衍生词表示一种更普遍的疼痛，它可以遍及全身。因为词义模糊而且没有定义，所以我们只能通过它的衍生词*cardalgia*和*cephalgia*来了解具体是什么样的疼痛。*algos*的使用并非只限于字面的含义（忍受、忍耐或忍痛工作）——即屈服于疼痛并从此将疼痛作为人类命运固有的一个特点；它也可以意味着持续不断的疼痛，而且容易反复发作。这在《伊利亚特》第九卷第321-6节中有所提及，阿喀琉斯说道：“我并不害怕这样的疼痛，我每天都可能在战斗中失去生命。”通过理解“总是与事件保持一定的心理距离”，我们能够体会到*algos*更微妙的含义，这种距离既是时间上的，也是心理上的；当史诗中的英雄谈到*algos*时，他要么是指其他人的疼

痛，要么就是在说这个词时，自己并不感觉疼痛。

尽管在现代医学中表示痛苦的词汇多数都用algos词根，但在荷马的作品中，odounè才是专业医学词汇表示疼痛的技术用语。

我们还想就第三组词汇发表看法，也就是由pèma这一词根所组成的词汇，pèma经常在与algos有关的上下文中出现，并且经常和一些同样的动词一起出现。我们不想在这里讨论希腊语中*ma后缀的价值：这种动作结果的价值在于它后来形成了一种语言，还衍生出了被动状态，不过被动状态却没有这样的价值。在这种环境中，后缀*ma和后缀*sis的意义是相反的，*sis也常用来构成表示动作的词汇。在荷马作品中，后缀*ma形成了希腊语的中音，意味着动作主体所进行的活动。由于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知道了后缀*ma和*os的区别，也知道了pèma和algos的区别，这些差别表示一种与起因无关的现象，不按个人意愿使个人遭受痛苦。pèma这一词根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它表示逆境、灾祸和不幸，另一方面，它又表示痛苦和磨难。我们怎样才能理解它的双重意义呢？在表示痛苦和磨难时，pèma的意思和aglos的意思是一样的，因为pèma pascho这一词组和algè pascho词组的意义是相同的。而pèma词根的部分社会意义（灾祸）并不和上文中后缀ma的意思相矛盾，因为独立于精神之外或远离精神之外的疼痛是客观存在的，人们可以理解。

经过初步研究，我们可以得出一些结论：在远古时代，“疼痛”一词除了可以作为专用医学词汇外，还可以表达这样的意思：它既不表示身心之间的对抗，也不表示疼痛的程度，它主要指主体在疼痛中的状态以及如何感知疼痛的时间和来源：长时间的疼痛、快速的疼痛、尖锐的疼痛，即直接指明引起疼痛的物体以及疼痛性质。

以索福克勒斯为例：悲剧人物对疼痛的描述

悲剧题材可以自然地描绘出疼痛的感受。尽管我们也有其他合适的作品